

酒小七
著

陛下请自重

下册

女版韦小宝混皇宫，与萌皇帝不得不说的二三事。

专注卖萌三十年 晋江萌主酒小七轻松言情力作！

最萌皇帝 的另类爆笑言情！

女扮男装混入皇宫，一朝为后华丽逆袭！

内含独家番外，更多精彩爆笑无限！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酒小七 著

陛下請自重

下冊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陛下请自重 / 酒小七著.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8973-0

I. ①陛… II. ①酒…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04339 号

书 名 陛下请自重

著 者 酒小七

责任编辑 胡 泊 刘 佳

装帧设计 丫丫书装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1.25 印张

字 数 548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978-7-5399-8973-0

定 价 58.00 元(全二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生死危机 1

第二章 化险为夷 18

第三章 搭救王爷 34

第四章 神龟相助 48

第五章 淘宝献礼 61

第六章 出任采风使 73

第七章 被告御状 88

第八章 亲了陛下 102

第九章 御前表白 115

第十章 遭人陷害 128

第十一章 装扮女人 141

第十二章 遭遇陷害 154

第十三章 宝和店任职 170

第十四章 宫外惹事 183

第十五章 密谋出宫 198

第十六章 重回御前 213

第十七章 变态皇上 228

第十八章 宫女的勾引 237

第十九章 调查档案 247

第二十章 秘密初现 257

第二十一章 失败的“绑架” 270

第二十二章 皇帝想自宫 282

第二十三章 一起看流星雨 292

第二十四章 捅了马蜂窝 303

第二十五章 断袖男鬼 314

第二十六章 田七的往事 327

第二十七章 浓情香山 339

第二十八章 纪征的痛苦 353

第二十九章 太后的震怒 364

第三十章 顺妃的计谋 376

第三十一章 纪衡的回忆 390

第三十二章 孙田大战 403

第三十三章 大仇得报 419

第三十四章 疑惑仍存 432

第三十五章 辽东之行 445

第三十六章 太后出手 461

独家番外 夫妻生活小番外 480

番外之如意上学记 483

番外之弟弟的下落 489

第二十章

秘密初现

王猛要考试了，这小子有点紧张，作为他“最好的朋友”，田七义无反顾地陪他去了考试现场，通过围观的方式给他鼓气助威。

为此，她还专门去找盛安怀请假，因为太医院的考试是在上午。盛安怀知道田七和皇上之间的“奸情”，自然不敢贸然给她批假，只让她去回禀皇上。

纪衡一问，原来是陪朋友考试，觉得小变态还挺讲义气，于是挥手让她去了。田七临走的时候纪衡还告诉她，如果她那朋友通过了考试，可以带到御前来看一看。

这真是天大的恩典，太医院里的大夫不少，但只有医术最高明的那三两个才有资格给皇上看病。王猛来了乾清宫未必有机会摸一摸皇上的龙脉，但是能往御前凑一两回，本身也算是一种了不得的资历了。

田七在太医院的知名度很高，基本上大家都认识他。所以今天看到田公公来，大家伙以为皇上需要大夫，但是田七却摆摆手，指着备考的那一群人说道：“皇上让我来关照一个人。王猛，你过来。”

王猛便在众目睽睽之下走了过来，由田七领着引荐给太医院几个有头有脸的家伙。众人一看，这小大夫年纪轻轻，形容消瘦，目光躲闪，局促不安，一时以为他是托了关系前来，不免有些轻视之意。不过，既然是皇上点名要关照的，说明这人后台硬。几个太医窃窃私语地商量了一会儿，不知道留还是不留。当然了，他们这种争论的前提完全是建立在“王猛医术太差”这个前提之上。由于没讨论出个结果，只好先等考试完再说。

考试分辨药、开方、行针、治病四个环节。前三项是基本的考试，最后一项是给真正的病人治病。田七不懂这些，但是他懂考官们的表情。看着那些家伙一个个跟惊吓过度似的，田七就觉得那一定是因为王猛震慑到他们了。

是呗，别人辨药是用眼睛看，王猛是闭着眼睛用鼻子闻，理由是习惯了。

他闻过之后不仅能说出这是什么药，还能根据药的气味强弱清新与否推断出其年份药力；别人行针用中号孔洞的铜人，王猛却主动选了最小孔的——理由依然是他用习惯了，银针和小孔几乎一样粗细，王猛完全无视这些，一扎一个准；别人开方子时按照病症写药方，王猛非要多事问清楚得病的是什么样的人，才肯下笔……

到了最后治病的环节。大概是由于被王猛震住了，考官们给别人安排的病人都是普通的、稍微有点难度的，而分给王猛的，是个疯子。

这疯子自称是“黄黄”，喜欢喝生鸡血，被带出来的时候嘴上还沾着鸡毛。

田七不禁为王猛抱不平，虽然这小子确实不讨喜，但也不至于如此为难人家吧，疯病要怎么治。

王猛让人把这疯子绑起来，扒开他的衣服，跟他聊起了天。左一个“黄黄”右一个“黄黄”，叫得特别亲切。

田七：“……”

好吗，又疯了一个。

她不懂，有人懂。太医院院令林大越是识货的，眼看着王猛一边跟疯子聊

着天，一边持针缓缓刺入那疯子的人中穴，林大越说道：“这是鬼门十三针？”

王猛把这一针下稳了，这才朝林大越点点头说道：“是。”

鬼门十三针是医家玄技，治疗百邪癫狂有奇效，但这种针法极难掌握，且用多了会有损阴德。

这时，那疯子果然比方才安静了一些，不再说胡话了，而是呆呆地睁大一双眼睛，空洞无物。

王猛答完话，又拿起另一根针，向着疯子的指下少商穴刺去。

“停！”林大越从椅子上跳起来，制止了他，“你与他素不相识就为他下鬼门十三针，不怕断子绝孙吗？”

田七心想，他已经断子绝孙了。

王猛低着头，答道：“我想当太医。”

林大越神色缓和下来：“我收你作关门弟子可好？”

田七：“……”

事情转折得太快了，她有点跟不上节奏。

下午，田七带着王猛和他新拐来的师父林大越去找皇上复命。林大越是专门给皇上治病的，当着纪衡的面把王猛夸了夸，田七又夸了夸，还着重强调了一下：“他会治神经病。”

纪衡听到田七把王猛夸成了一朵花，于是给了他一个面子，伸出胳膊来：“那你来给朕看看脉吧。”

王猛果然认真给皇上号起了脉，号完之后说了一堆特别专业的话，田七和纪衡都没听明白。林大越一个劲地给王猛使眼色让他打住，王猛却由于不自信，一直低着头，没接收到师父的警告。

纪衡打断王猛：“你直接说，朕到底有什么病。”

“皇上，您没有病，就是有点欲求不满。”

纪衡：“……”

田七：“……”

林大越：“……”

林大越有点后悔收这么个徒弟了。

纪衡最终没有处罚王猛，但也没有给他赏赐，赏了就承认自己欲求不满，虽然他确实欲求不满……

纪衡考虑到自己在断袖这一领域的经验完全空白，为了到时候表现好一些，纪衡专门找了本关于龙阳招式的教科书，潜心研读。此书制作精美，图文并茂，画风细腻逼真，据说是断袖们不可错过的必读物。

皇帝陛下的读后感：这本书的催吐效果特别的好。

纪衡真是看一页吐一页，看了几页，终于没有坚持太久，扔开了。

纪衡的心情很复杂。原来之前的断袖不断袖，那都是他的想当然，他不顾一切地决定一头扎进这个新奇的世界里，到头来却只能徘徊在门口，无法近前。不是不想，实在是身体的本能不允许……

可见自己变态得还不够彻底，纪衡心想。他真不知道是该庆幸还是该惋惜。

这就奇怪了，他有些不解，自己既然对这类事情如此反感，怎么就对田七产生那种欲念了呢？明明一开始就知道田七是个变态，他怎么还会心甘情愿地跟着他一起变态甚至想要和他做那种恶心的事情？

纪衡闭着眼睛，回想了一遍自己对田七的种种幻想，不管是清晰的还是模糊的，不管是什么姿势，总之……全是女人。

可田七不是女人，他怎么就不是个女人呢。

他既然不是女人，怎么还能吸引到自己呢。

既然被吸引了，怎么就不能变态到底呢……

纪衡扶着脑袋，痛苦地长吁短叹。他就像走进了一个怪圈，被人牵着鼻子来来回回地转，转了半天也找不到出路。

田七不是女人，也不是男人，纪衡努力地劝说自己，田七就是田七，是让他日思夜想的那个人。他喜欢田七就是喜欢田七，并不因为这小变态是男是女或是不男不女而喜欢与否，他就是喜欢这个人。

这么想着，纪衡稍微觉得好了一点。他现在理清了主次关系：喜欢田七是主要的，田七的性别是次要的。为了主要的，他要抛弃次要的。当然，现实问题还是要面对。所以从现在开始他要训练自己，做好充分的心理建设，争取早日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大变态，以便能够和田七共度云雨。

其实光想一想就很痛苦……

晚上田七回来，纪衡想到了自己那不可言说的痛苦，便把田七叫进卧室进行了一番亲切的交流。幸好幸好，至少在不脱衣服的情况下，田七于他来说还是魅力十足的。

田七问出了一直存在心间的一个疑惑：“皇上，您……您……会扒我的衣服吗？”这关系着她下一步的决定。

这话正好触动纪衡心事，他亲了亲田七，答道：“现在不行，乖乖等我。”

现在不行，就是以后有可能行……田七小心肝儿一抖：“那什么时候行？”

纪衡挺不好意思的，反问道：“你就那么欲求不满吗？”

田七老脸一红：“我不是……”

纪衡却不想在这个问题上过多纠缠，又扯过田七亲了亲，之后放他回去了。

躺在床上，纪衡其实有点苦恼。小变态那么盛情邀请他，他竟然不能做出回应，真是太不爷们了……

田七不会生气吧？纪衡有点担忧。

很快他的担忧成为现实，因为田七竟然不见了。

小变态上午的时候还在当值，下午出了趟宫，然后就没再回来。这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情。

纪衡一开始以为田七在跟他赌气闹着玩儿，但总觉得以田七的性格做不出这样的事。

……他不会跑了吧？

纪衡想到此，心一下沉到了底。

田七做了她有生以来最美好的一个梦。

她梦到自己从一个金子做的床上醒来，然后，看到了满屋堆的金银财宝。她从床上下来，在屋子里转了一圈，摸一摸帝王绿翡翠观音，抓一抓红宝石项链，那触感十分真实，真实到不像是在做梦。

田七最后停在一个一人多高的紫檀木架子上。这木架像是一个大书架，但上面不是书，而是码了一层又一层的大金元宝。她两眼冒光，口水泛滥，小心地一块一块地摸着金元宝，接着又拿起一块，放在口中咬了一下。考虑到自己反正在做梦，她也就不怕疼，用的力道很大。

“哎哟！”田七捂着腮帮子痛叫一声，眼泪几乎掉下来。

这梦做得也太真实了！

她把金元宝在身上擦了擦，擦掉上面的口水，然后又放了回去。

牙还在疼。

田七有一个很可怕的猜想：她真的是在做梦吗？

看看眼前金光闪闪的一切，再摸摸腮帮子……好像不是在做梦啊……

田七突然激动不已。她待在一间满是钱的屋子里面！她连做梦都梦不到这么多钱！

可是这钱是谁的呀……

她顺着木架子摸金元宝玩儿，一边摸一边回想之前发生的一切。郑少封和唐天远的乡试要进考场了，她过去送他们一下，送完之后去宝和店转了一圈，出来之后……出来之后……发生了什么？

她好像遇到了一个奇怪的人。

再然后，就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怎么会想不起来呢，田七百思不得其解，以为自己被神仙绑架了。正苦思

冥想的时候，外面有人敲了一下门。不等田七答应，那人便推门走了进来。

田七一看到来人，更加疑惑：“王爷？”

纪征提着一个食盒走进来，他把食盒放在屋内一个青玉雕成的小圆桌上，朝田七笑了笑，“叫我阿征。”

田七走过去：“阿征，这里是哪里？我为什么会在这里？你又为什么会出现？”

纪征把食盒打开，端出里面的饭菜，还有一小壶果酒，和两个酒杯：“先吃饭。”他说着，拉着呆愣的田七坐在凳子上。

田七哪有胃口吃饭：“你先告诉我吧。”

纪征帮田七斟了酒，又往他碗内夹了两筷子菜，便等着田七来吃。

田七无奈，只好吃了一口菜：“现在能说了吧？”

“我说过我要帮你离开皇宫。”纪征答得很直接。

田七万没想到他把事情搞得神秘秘的，答案就是这样简单，她有点无奈：“我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一点也想不起来。”

“说到这里其实有些对不住，我找了个会使催眠之法的江湖艺人，把你勾到这里来的。”当然，为了掩人耳目，总要曲折一些，不可能直接让田七大摇大摆地走进王府。

田七心里有点不是滋味：“我知道你是好意，可你怎么不和我商量一下呢。”何况还是用催眠法，一想到自己竟然神志不清地跟着一个陌生人走，田七就觉得挺可怕的。

纪征仰脖喝了一杯酒，有点委屈地看着田七：“我没和你商量过？我次次和你商量，可你总是推搪，我实在没办法，才出此下策。”

田七心虚地摸了摸鼻子：“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你其实并不想离开皇宫，舍不得那些银钱？”纪征说着，指了指两人周围摆放的东西，“你看看这些东西，可入得了你的眼？你在皇宫还有什么可留恋的？”

“不是……”田七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可一时又理不清头绪。

纪征咬着牙，仿佛是痛下决心一般，问道：“我问你，你知不知道皇兄想要对你做什么？”

“……”这个真不好回答。她不知道他想要做什么，但她知道他已经做了

什么。

“他想要轻薄你，非礼你，玩弄你，你明白吗？”纪征松了口气，总算说了出来。

田七当然明白，可是她真的说不出口这些，只好装不明白：“我没……”

纪征突然就有点烦躁，气势也一改平时的温和淡然，变得咄咄逼人：“没有什么？你敢说你没被他轻薄过、非礼过？”

田七：“……”

他凑近一些，盯着田七的眼睛：“还是说，你喜欢被他轻薄、被他非礼？”

田七低下头，红着脸答道：“他是皇上，他想要做什么，我又有什么办法。”

纪征却冷笑：“他要自甘堕落，你也自甘堕落？”

“我没有。”田七想也不想否认道。

“是吗，那为什么不愿离开皇宫？”

田七叹了口气，问题又绕回来了：“王爷，我跟你解释过很多次，我不是不想，我是……”

“是不想连累我，”纪征接过话来，“不过现在你已经在我王府上了，不想连累也连累了。”

田七便抬头向四周打量了一下。除了金银财宝，这屋子没有过多的日常用具，墙上没有窗户，只有一个通风的孔洞。她有些不解：“你王府怎么还有这样的房间？”

“这是我存放钱财的密室，你放心，这里很安全，皇兄便是把京城挖地三尺，也找不到你。”

田七听他如是说，又追问道：“皇上若是真想追拿我，大概总能寻到一些蛛丝马迹。万一他找到我怎么办？到时候岂不是再次连累你？”

纪征笑了笑：“我有办法把你请过来，自然就有办法不让他找到。再说，我已经找了和你身形相似的人，穿着和你一样的衣服，蒙着面纱出城去了。皇上若果真追查到底，也只能查出你是逃出皇宫。”

田七的心忽然悬了起来。

纪征又说道：“所以这几天要暂时委屈你住在此处，我会亲自照料你的衣食起居。等过些日子风头过去了，皇兄忘了这件事，你就能出来，到时候你想

去哪里，我便陪你去哪里，怎样？”

田七心中的怪异正在逐渐放大，就像一个泡泡一样，胀大到一定程度，嘭地一下裂开，化为一堆细沫。她终于明白这种怪异感是怎么回事了：“王爷，我一直不明白，你为何一定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帮我逃出皇宫？”

纪征叹了口气：“不明白就不明白吧，你只需要记住，我是为你好。全天下的人，只有我对你最好。”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纪征苦笑一声，答道：“我没有爹，亲娘死了，哥哥是皇帝，我在王府茕茕一人，实在缺个知己。我引你为知己，希望两不相负，你再不懂，我也没办法了。你若觉得我不配做你的知己，请尽早告诉我，我这人识趣得紧，一定不再烦扰你。”

田七有些感动，第一次认真打量起纪征来。少年风流的模样，此时眉头挂了一些落寞，像是被秋风秋雨夹击过的松柏，虽零落，却又倔强。她不禁想到了自己，也是无父无母，亲情淡薄，独自一人在这世上飘零，像一只失群的雁，无处安乡心，无人诉衷肠，亦不知自己明日将何从何往。

想着想着，田七就有点同病相怜的感觉，恍恍惚惚地叹了口气。

纪征紧紧捏着酒杯的手指突然放松，嘴角微不可察地弯了一下。

深夜，田七在一屋子的金银财宝之间，失眠了。墙壁上一盏纯金打造的仙鹤烛台，栩栩如生的仙鹤仰着细颈，口内衔着一柄红烛。烛光本不耀眼，但是在黄橙橙的金子与五光十色的珠宝之间来回反射，使得整个房间处在一片琉璃宝光之中，晃得人眼睛迷离不清，像是不小心闯进了玉皇大帝的缥缈神境，坠入了如来佛祖座前的五彩仙云之中。

田七坐在金子做的床上，心中也像是这五彩仙云一般，空空的，静静的，不喜也不悲。说来奇怪，要是以前有人告诉她，她会有朝一日醒来面对着一屋子的金银珠宝，她大概能笑上一整天。可是现在，她对着这些平时让她垂涎三尺的东西，竟然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雀跃。

大概是因为这些钱并不是她的吧。

其实她对钱也并无多么深刻的偏执，她喜欢钱，是因为她缺钱。

田七又想到自己现在的处境。不是没想过出宫，但想不到的是竟然以这种

方式离开皇宫。纪征的做法很让她有些措手不及，江湖骗子的招式也让她有点反感，可是说到底，纪征也是好心为她。对着纪征，她总能捡回一些失散已久的温情，因此更不愿胡乱揣测他的好意。

可是，真的就这样离开皇宫了吗？离开那个她待了七年的地方，离开她的师父，她的朋友，离开如意，离开戴三山，离开……皇上。

皇上会怎样看待她的离去呢？会着急吗？会生气吗？

大概是会生气的吧。毕竟，她是主动“逃跑”的。然后，也许会派人追杀她吧，也许不会，反正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小太监。

田七低头摸着那光滑的黄金床边。她在皇宫忙活了七年，偌大的紫禁城，几乎每一个角落，她都走过。但是，虽然她把七年的光阴放在紫禁城里，可是于紫禁城来说，她只是个再寻常不过的小太监，是皇宫之中万千小太监中的一个。两千多个日夜对那座宫城来说也只是转瞬即逝，她很快会被替代，被遗忘，或者从未被记住。

这样一个小太监，皇上怎么可能会在意、怎么可能为之生气呢。就算追杀，也不会坚持太久吧。

说句难听的，不值当。

想通了这一点，田七稍稍放下心来，可很快又有些失落。

皇上会想她吗？

应该不会吧。最多也就想一会儿。对她来说，皇上只有一个。可是对皇上来说，太监有千千万万个。

怎么会想到这些……

田七红着脸，不自在地玩儿着自己的袖子角。皇上的一言一笑又浮现在她的脑海里，认真的、威严的、和蔼的、发着神经病的、耍着流氓的，以及一切正常的或是不正常的，所有这一切拼成了一个完整的他，一个活生生的他，一个有血有肉有人情味的他。田七感觉很奇怪，以前天天对着皇上，觉得他高高在上遥不可及，现在两人离得远了，她反倒觉得皇上并非那样遥远。他就好像是一尊塑像，看起来冰冷又神秘，可是触手一摸，是有体温的，皮肤下面的血管还在微微跳动。

想着她就要离开这样一个人，田七竟然有些不舍。皇上虽然偶尔做些令人发指的事情，但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一个人，至少比他爹强多了。

好吧，不舍归不舍，她又不想一辈子当太监。

可是皇上到底想不想她呀……

田七这一晚就在这样复杂的心情中辗转反侧，不知何时睡去的，总之是纪征敲门时，她头昏脑胀地起来，感觉跟没睡差不多。

纪征是来给她送早餐的。

田七有点不好意思：“我能先洗洗脸漱漱口吗……”

纪征拍了拍脑门：“对不起，是我昏了头了。你等一下。”说着出了门，他端着洗漱用具走进来时，看到田七正在叠被子。浅灰色的衣袍后面有一块深色的斑痕，看着竟像是血迹。

纪征有些疑惑：“你……”

田七却大惊失色地转头看他：“我没有！”

纪征有些奇怪，就算是受伤，怎么会伤到那种地方？再说了，从昨晚到现在，并没有旁人靠近此处，田七又是如何受伤？除非他自戕。他狐疑地看着田七：“到底怎么回事？”

田七红着脸，又惊又羞：“没没没事，你能先出去一下吗……”

“你到底怎么了？”纪征想要上前。

“别过来！”

纪征见他吓成这样，只好先出去了。到了外面，被小凉风一吹，他就全明白了。

田七那头却是急得团团转。怎么办怎么办，那个东西竟然提前来了。她扯着自己的后袍子看了看，还是看到了自己万般不想看到的東西，纪征刚才一定也看到了，所以才会那样奇怪。她合着双手一个劲儿地念“阿弥陀佛”，希望纪征年纪小不通事，不会猜到这是什么。然而现实很快击碎了她那点指望，纪征派了个丫鬟前来伺候她，带着一套新衣服，还有一些……必需品。

田七羞得很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再不出来。

丫鬟很执着，坚持亲手帮田七伺候妥当，这才拿着弄脏了的衣服和被褥退了出去。

剩下田七一个人在屋内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她知道月事这个东西，还是十岁那年偶尔听母亲和丫鬟聊天，她听不懂，便问母亲，当时母亲觉得女儿年纪也不小了，于是就告诉了她，还给她解释了

很多东西。后来她进宫当了太监，也就把这事儿给忘了。直到那神奇的月事果然造访，她才想起来，又怕旁人看到，一直谨小慎微。幸好这流血事件一般只持续一两天，且流的血又不多，田七小心着些，总不会被发现，反正这个东西总是在固定的时间造访。却没想到这次不知道为什么，它提前了好几天，导致她措手不及，早上叠被子时看到床上血迹，还在发蒙之时，纪征已经走进来，该看的不该看的全都看到了。

田七终于明白张道成所谓“倒霉”是什么意思了，她果然够倒霉！稀里糊涂地就来到这个地方，没准还背着杀身之祸，这也就罢了，可为什么会被一个男人看到那种东西！她无奈地仰天长叹，生怕一会儿纪征又来，她不知道怎样面对他。

有些事情千万不能想象，因为一想，就成真的了，尤其是坏事情。

纪征这次又来敲门，田七按着门死活不让他进来，纪征只好在门外温声哄她：“阿七，快开门，我有事情要与你说。”

我不想听……

“既然不开门，我在这里说也是一样的。你们女人……”

田七连忙把他放了进来。

纪征走进来时，脸也有些红。他虽害羞，但更多的是窃喜。他虽然可以为了田七去做断袖，但毕竟做个正常的男人更好。当然，关于田七为什么一下子成了女人，他还是倍感困惑。

“你到底是谁？”纪征刚一坐下，便问道。

田七埋着头不敢看他：“你还是不要问了，问了于你也没好处。”

纪征见她不愿说，又问道：“那你为何要进宫？身为女儿身，又为何偏偏去当太监？”

“我进宫，是为了杀一个人。”

纪征惊讶道：“难道你想行刺皇上？”

“不是不是，”田七吓得连忙摇头，“我想杀的那个人已经死了。”

“什么时候死的？”

“死了好几年了。”

“那为什么这么久都没离开皇宫？”

“一开始胆子小不敢，后来我怕自己出宫之后不好过活，所以想先在皇宫

捞些钱再走。再然后……就走不掉了……”田七说着，叹了口气。她现在无比后悔，自己应该在攒够三百两银子的时候就装病离开，就因为贪财搭上宋昭仪，从此之后惹上了无数的麻烦。

纪征光是听听，就觉得她这些年的处境十分惊心：“你的身份，有没有被旁人发现过？”

“没有。”

“皇兄也不知道？”

田七摇了摇头。

纪征便无比庆幸地松了口气，说道：“幸好他不知道，若是知道了，你……”

田七肃穆接口：“我必死无疑。”

纪征听到她如此说，便不分辩，只住了口，安静地打量她。眼前人本来就长得好看，自从知道了她是女人，纪征就越看越觉得她好看。

田七被看得脸上又一阵燥热：“你想说什么？”

“你想过以后的打算吗？”

田七摇了摇头：“我家里人都没了，也不知道以后要去哪里。”钱还都被皇上偷走了。

“不如这样，我过些日子想出门游历一番，你若愿意，我们可以一起出行，天南海北，山山水水看个够，岂不快哉。”

田七觉得有些别扭。若是身为太监，和人出去玩儿也没什么，可是现在她在他面前做回了女孩子，两个非亲非故的男女在一起游山玩水，总觉得不太好意思。

纪征见她犹豫，失望地叹了口气，说道：“我一朝知道你的秘密，你反倒与我疏远了。早知道如此，我倒不如蒙在鼓里，假装什么都不知道，还可与你无拘无束地把酒谈欢。”

田七有点惭愧：“我不是这个意思……要不，过了这阵风头再说吧。外面现在怎么样了？”

“你放心，外面这几天平静得很，皇兄并未派人大肆搜查。”

田七放下心来，又有些淡淡的失落。

皇上果然不在意这种事情。

早知道她早就逃了。